

G649.1
887

的日今
和學大
生學大



S9000618

摘文誌雜學大

主編：何步正 鄭 臻

發行人：陳達弘

出版者：環宇出版社

台北市58487信箱 電話：771827

郵政劃撥：14714號環宇書局帳戶

門市部：台北市成都路一號中國書城內特區

本社經內政部出版登記為內版台業字第1323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大學叢刊 10

今日的大學和大學生

本刊編輯部編

定價：精裝本

平裝本

80

初版：民國 平 月

再版：民國60年3月

S

018818

大學叢刊10

今日的大學和大學生

本刊編輯部編



今日的大學與大學生

在舉世翻滾的學生運動浪潮裡，臺灣惟獨保持著特有的寧靜，這是值得我們欣幸的事。不過今日校園裡過度的寧靜和沉寂，除值得我們深切關懷外，同時這也是一種可憂的現象。今日大學生們非且沉默，他們對整個社會也似乎失去了熱情；由於沒有太多參與的機會，使他們青春的氣息枯槁。他們把自己置身於自己的社會之外，一部份人默默地進行著出國的計劃，一旦漂洋過海，就變成了與我們教育所塑成的截然相異的另一種類型。我們需要關懷我們的大學生，不僅是供應他們學費和衣食，還應該多關懷他們缺乏表情的內心；他們的口雖然沉默，眼睛却仍透露出澎湃的思潮。二十年來的教育制度和方法所塑造出來的是什麼樣的學生？學生們對這種制度和方法的感受如何？二十年了，假如我們虛心，可從衆多受過我們完整教育的青年們所表現出來的一切，包括已出國的，出不了國的以及願意留在國內的，應該足夠提供我們深切反省和檢討的資料。青年是無辜的，他們畢竟是從一張白紙開始接受我們塗抹。

本文集裡，我們搜羅了沉默校園裡偶露的心聲，從片爪隻字裡，仍可以看出今日大學生心理的趨勢，要了解明日社會的趨向，能不重視和關心他們嗎？

目 錄

一、哈佛大學的學生運動·····	郭譽先·····	一
二、取消師大畢業生「展緩服務」並延長服務年限的商榷·····	座談會紀錄·黃碧瑞筆錄·····	四〇
三、法國五月學潮中一個學生領袖的自白·····	陳三井譯·····	六〇
四、如何培養大學的學術風氣·····	楊升橋·····	六七
五、大學教育的檢討與改進		
1. 對研究所法令的幾點意見·····	李怡嚴·····	七五
2. 如何提高大學教育的水準·····	呂俊甫·····	七八
3. 談大學國文課本的編纂·····	宗 慶·····	八二
4. 對我們大學教育的檢討·····	張潤書·····	八六
5. 關於醫科畢業生出國問題·····	陳茂元·····	九三
6. 大學研究所教學的成就與改進·····	張金鑑·····	九八
六、大學生調查報告，討論與建議		
1. 大學教授給大學生的印象·····	大學雜誌社大學生調查小組·····	一〇八

2. 大學生對學校的態度……………一二〇

七、大學見聞錄……………黃榮村……………一三〇

八、當前大學生應取的態度……………劉述先……………一三七

九、我對現代中國青年的感想……………座談紀錄：黃碧端筆錄……………一四五

十、關於現代的中國青年……………從亦……………一五八

十一、僑生在臺灣

1. 僑生給我們帶來什麼……………鄭瑞城……………一六四

2. 一羣僑生的回應……………馮耀明等……………一七六

3. 僑生！僑生！……………梅苑……………一八六

4. 如何消除僑生和本地生之間的隔閡……………楊升橋……………一九五

哈佛大學的學生運動

郭魯先

××兄：

譯書收到，謝謝。細讀之下，挑出不少小毛病，大抵是手民誤植：偶有一二處似乎不很妥當的，想來也是兄譯筆太快所致。（一時怕不見得就再版吧？有暇我會抄成一表寄上。）但總括的來說是十分流暢了。前些日子在舊書店見到英譯本，很厚。譯時工程必然艱鉅，非運思覓句極快如兄者，不能也。

抵美不及一年，要我報導波城，談何容易！我對西洋音樂戲劇文學原就外行，來到這個以文化城著稱的地方，雖也想就近隨緣把自己薰陶一番，無奈語言障礙高不可攀，而功課的繁重更不容易另起爐灶，只好有心無力了。其實來此之後眼見各種消遣與文化活動之繁多——那個禮拜沒有十幾處音樂會和演講？——才深深覺得美國文化斷不能只以汽車、熱狗、可樂、電視來代表，雖然這四者不但是美國文明的直接產物，而且在美國人（整個世界！）生活模式確有驚人的影響。

倒是附近哈佛大學的學生運動正鬧得起勁，較爲我所留意。記得兄是有志將來辦教育的人，必也有些興趣。如果你不希望我交白卷，就談談此事如何？

大半由於從前看到的都是偏頗報導，因此在臺時素不關心此事。還是去年飛美時一件小事偶然引發了我的興味。旅途無聊我在東京過境買了一本 *Time*，封面上是一個帶學士帽畢業生的半身像，教育版則以長達五頁的專論，包括許多知名大學六十八年度畢業生的個別採訪，做爲封面說明。這篇文章的題目是「六十八年度憤世嫉俗的理想主義」其中提到一個哥倫比亞學生衝進大學部教務主任辦公室（雜誌上只說 *Dean*，但美國並無訓導主任，當然是教務主任了）。把他自己的 *Phi Beta Kappa* 榮譽證書當衆撕毀，並說：「我以此校爲恥！」。哥倫比亞之爲好大學，舉世知名，且不說胡適回中國後給人的印象，貴同行楊、李就是在此得諾貝爾獎的。至於那 *Phi Beta Kappa* 其榮譽性遠在「書卷獎」之上，也是我們都知道的。此人竟以爲恥，豈不是喪心病狂了嗎？

我的好奇心因此被引動了，然而答案似乎並不容易得到。一方面我唸研究部，與大學部頗有距離；尤其課外活動方面還得加上新來乍到、語地兩疏等等因素，根本就沒什麼機會參加。其次是我唸的學校只是個小學校，不够「前進」。本校雖也有 SDS（民主社會學生會，是個全國性學生社團組織，全名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份子，但似乎在數量上以及對所

有學生的影響上，都不够大。說句笑話，現在美國鬧事的都是些好大學，好大學幾乎無不鬧事。臺灣學生申請學校只要上圖書館翻翻美國報紙，常上報的大抵總是好學校無疑。

然而讀多看了我又發現了更重要的一個理由。以美國之大富，以及其國內智識教育之普及，種種人事似乎都不能以臺灣海峽島國的眼光來看。舉個例子，此間保守派與激烈派意見差異之大固非我們的清一色可比；而彼此容忍對方的發言權也的確確到了我們難以想像的程度。明白這一點之後，我只打算報導一些事實經過，並且介紹一些雖中庸而不失爲深入的看法。至於那些頂着毛語錄比紅衛兵還在或者右得把白宮和五角大廈視做神聖不可侵犯的絕對真理的人，其膚淺而不值一文，我想，也犯不上浪費我的時間了。

哈佛大學建校於一六三六年——五月花號之後十六年——乃是美國最古老的大學。兄如記得畢業前夕我們對臺大的眷戀之情，或者可以想像到這所古樸幽靜而充滿學術氣氛的名校對我的魅力。我已去過十幾趟（主要是去中文圖書館讀臺灣難見的書），手頭資料也蒐集得不少，只告訴你一個小小的比較好了。我們曾經對臺大圖書館的許多方面不十分滿意，可是當年新生訓練錢思亮說到臺大藏書七十六萬冊時，我確是打心裡湧出一陣坐擁書城的驕傲。哈佛呢，目前大小九十四個圖書館，總藏書七百七十六萬冊，整整十倍！胡適生前時時提到，死後也屢屢爲人引述的「一個夢想」「吾他日能生見中國有一國家的大學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國之康橋、牛津，德之柏林，法

之巴黎，吾死瞑目矣。（藏暉室箭記）」其所以拿哈佛做對象，應該不是偶然的。

哈佛的大學部一再強調的是 *Liberal Education*，專業訓練屬於研究院。此校歷年來標榜的傳統則是自由，個人主義與成熟。其中關於「自由」一項，如果根據去年八月出版的概況，主要蘊含三點，第一是學校行政不受外力干預的自由，第二是教授和學生們研究工作的獨立自主，第二則是學生和教授受到最少規條束縛的，與大家長制相反的自由。於是哈佛大學部學生所須修的學科數目很少而選課幅度極大。近來美國大學有一個趨勢。教授，尤其好教授，專致力於研究工作或研究院教學，不屑教大學部學生（大學部都由研究生兼差充數，兼差的待遇雖低，換成臺幣也頗可觀；這也就是在臺灣我們所羨慕樂道，不惜巧取力爭，出來以後賴於活命的「助教獎學金」。這已經形成高等教育的一個危機。哈佛的教務正以此點自傲。他們聲稱教研究所的教授同時在教大學和做研究，絕無忽視大學部的通病。*Time* 介紹哈佛似乎也承認這一項難能可貴的特色。事實上近來哈佛學潮中學生所持的理由或者藉口，也的確不包括這一個許多大學共有的矛盾。有些大學自從二次大戰以後日益龐大，形成所謂 *Megauniversity* 人多了情味也淡了，再加上缺好教授上堂授課，學生的不滿毋寧是必然的結果；這甚至是構成若干學潮的主要原因。

還有一個日漸受到各方重視，被血氣方剛的大學生認為必除大害的問題，哈佛也比其他學校情節輕微得多。今年一月，與哈佛近在咫尺的麻省理工（MIT）有許多教授與研究生成立了一個

科學行動協調委員會 (Science Action Coordinating Committee 簡稱 SACC)，發起科學家自省科學工作與美國政府的關係；定三月四日罷工一天，以抗議政府從事毫無意義的戰爭。這事對麻省理工非同小可（舉例來說 MIT 去年有一億美金，相當半年開銷，來自與 MIT 相連受軍方委託專事研究發展新武器的林肯研究所和儀測研究所。）；因此校中引起不少爭辯。儘管如此 SACC 的宣言一出，馬上引起至少三十家以上著名大學的簽名支持包括加大、柏克萊、康南耳、哈佛等校。其實哈佛自從大戰結束，在一九四七年就自動停止所有軍備研究的特種計劃 (Classified Research Project) 一般臺灣出來的研究生甚至教授都怕這玩意，因為不是公民申請這種款項一定十九撲空。泱泱大校的所謂學術研究自由與獨立，畢竟不同流俗。不過校方雖已與此無涉，教授私人招攬的研究計劃仍不能說與軍方完全無關。結果哈佛不但響應 MIT 之舉，單聯名發表聲明的就多達二五五人；並且在三月四日罷工抗議大會上演講的也是一位哈佛生物學教授 (C. Wald，一九六七年諾貝爾生理醫藥獎金得主)。

Wald 講詞十分真摯動人。他大力抨擊美國國防八〇〇至一〇〇〇億的經費，吃掉國家總預算的百分之六十，最後終將走向軍事企業工會綜合體 Military-Industry-Labor Union Complex 的毀人自毀之路。核子戰與人口爆炸都可以將人類滅亡無餘的可能性，在公元二〇〇〇年以前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他說：「……我已經老了。我的未來，說起來已經棄我而去。可是我有兩

個孩子，一個才七歲，一個九歲。他們的未來對於我，比我自己的珍貴得多。……億兆年來只出了一個太陽系，三百億年開始形成生命，可能也是宇宙唯一有生命的所在。……兩萬年前人類出現，終於成爲地球的主宰，……也成了地球上一切生命的監守人（他用的 *Custodian* 一字使我聯想到孔子說的「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的句子）。這是一種大責任。

我們正在同某國或某國競爭的想法全錯了。而且根本瑣屑不值一提。等着我們的只是共同的毀滅而已。我們都是同種同倫，有一個共同的世界讓我們去共同贏取。」辭中有一句比較難譯：

「Theres life all over this universe, but in all the universe we are the only Men.

……Out business is with life, not death.……」多年來許多「上體天心」「好生之德」的舊思想早已被我視爲濫調，然而乍讀 *Wald* 此語竟使我情不自禁，油然而生出一種奇異莫名的惻隱——也許那就是所謂方寸之中人類共同部分的顫慄吧。

如果客觀地從日內瓦條約的前因後果看來，美國實在沒有理由派兵上越南。誠如此間議員及輿論所言，沒有一個美國英勇青年的鮮血不是白流的。何況於今統計，喪師已逾三萬五千了。然而主觀上美國政府對越戰又有不得不撐下去的理由。二十多年來第一強權，號稱世界警察的美國，如果不能光榮結束此戰，國際上顏面何存！國內高級軍人的榮譽感何在！另一方面美國對東南亞尤其花彩列島上諸國道義的承諾更將完全失去交待。執政者競選時可以揣摩仰順選民全體公意

，上了臺却有不能不接受現實的苦衷。萬一真有些資本家在戰爭上享有實際權益，那就更不便輕舉妄動斷人財路了。這種「老成謀國」的打算却不能贏得年輕一輩的諒解。好像是法國小說葛萊齊拉裡說的吧：「二十歲以下，那一個不是革命黨！」今日美國青年正可謂本着這股血氣，堅持不向現實妥協的。此所以層出不窮的學生運動，從一九六四年發軔於加大柏克萊迄今，多次大型事件的上演，如芝加哥，如哥大，都以越戰為主題曲。連耶魯大學校長 Kingman Brewster Jr 在哈佛事件之後呼籲耶魯學生別跟進這一手的時候，也對外承認解決校園問題之運不在校園以內，而在於停止越戰，消除征兵之不公並且改善種族間關係等等。

這次哈佛事件的導火線倒並不是單純的越戰本身，而是一個與越戰頗有關聯的「預備軍官」問題 (Reserv. Officer Training Corps 簡稱 ROTC)。美國的預官制度始源於捐地 (興學) 法案時代的維蒙州，在一八六二年在諾維芝大學 Norwich 中推行軍訓。一九一六年國會終於通過國防法案，建立預官制度；由校方與軍方簽約，學生依個人志願報名參加；所以不但是全校男生都打算畢業後當少尉，更不是每一個學校都有 ROTC。軍方經過挑選才找定某一家學校委託建立預官支部的。比方說美國大專兩千五百所，為陸軍辦預官的目前只有二六八校。其實臺灣全採美式，除各校一致合作辦理與美不同之外，個人倒也是依志願而為的，只是條件太優厚，就沒人肯放棄了。美國預官雙方的條件大致如下：①可以選三十學分軍訓課。②畢業出來鐵定

先服役當全年少尉，不參加的只好當二等兵。③如果在校時申請預官助學金，則五角大廈爲你付全部學費甚至書費，外加五十大洋每月零用津貼，但出來服役的時間也長達四年。美國一般高中畢業出來未必還能得到多少家中支援，這樣條件已够吸引不少大一大二的年輕人報名。這幾年越戰死傷繁縷，兵員需要量大增，連大學畢業上研究院都不能緩征，及齡抽籤抽不上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預官制度相當於一種廉價大優待。除了一些人寧可坐牢或者溜到加拿大去也不打這仗之外，大部分都蜂湧擠向預官班；好歹是個官，只要不十分身先士卒，活着回老家的希望總比小兵大得多。然而另一方面比較積極反戰的就不肯自滿於個人坐牢或者溜加拿大。而倡議從根本解決。於是反預官制度的呼聲也隨反越戰之進入高潮，一天高似一天。

ROTC 制度本身原也有若干重大缺點。三十學分不是個小數目，對於一些想鬼混的學生有這些好混的課自然正中下懷，可是用功的就不免憤憤不平。教授們尤其心下不滿；且不說甲生整天打流，最後靠軍訓高分往上一拉結果總平均比整天死K只惜沒進預官制的乙生還高；單拿學術地位來說，軍方與校方簽約最基本一條就是教官應具正式教授身份，這對一些數十載寒窗苦攻出身的正牌教授，自然是個極大的心理刺激。美國教授不是鐵飯碗，不繼續做研究工作就有失業危險，而教官的素質再怎樣經過千挑萬選，教書之外總不致受到寫 Paper 的壓力。真正自由派的意思還包括：軍訓違反自由式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的原則。這自然也不是毫無道理：拿臺

灣來說，我們似乎就自覺比起那些低我們幾屆，一考取就成功嶺受訓的人，氣質和想法上，大同之外頗有小異。所以現在情勢演變成：很多較保守的天主教大學和中西部大學仍舊十分歡迎預官制度；要求或者等待設置 ROTC 的學校，在軍方排成一條長龍恭候。但是另一方面配合全國對越戰的不滿，向來開風氣之先的東部長春藤諸校和西部加州諸校，各種抗議事件也就彼伏此起，難以遏制了。

種族歧視在美國是個老話題了。林肯之死以迄於今，黑人一直沒有得到真正的平等。北部稍好，只是不太歡迎黑人而已，南方白人就根本不拿黑人當人。金馬丁路德牧師生前尙且已有一些激烈黑人領袖主張以牙還牙或者隔離出幾個州來獨立成國，金牧師的死於非命，不用說又大大增加了原已接近沸騰的黑怨。從事黑人運動者，有溫和走資本主義路線的，也有走激烈恐怖路線的；無論如何數百年積怨已有很多黑人再不肯只一輩子壓抑在心底了。同宿舍有過一個喜歡靈魂音樂的黑人，我有一回找個話題向們請教靈魂舞跳法（你知道，我還是同從前一樣，不大能聞機起舞的）。他原本和善可親，聞言濃眉一皺，說：「算了，你學不來，這是黑人的！」「少來啦！那怎麼白人都唱得奏得跳得亂起勁咧！」他們玩，可是玩不出那個味道來。你知道，這是靈魂裡出來的音樂，我們三百年來歷史與經驗迸發出來的呼喊，你們只能學技巧，怎能玩出那種feeling來！」我心中不覺爲之懷然，順口請教他對黑人奪權的看法。他沉思一陣才答覆我：「未來？未

來誰也不知道。可是我們忍了太多年啦！再過幾年全美國就有幾（記不清了）分之一是黑人，也許我們會跟白人拼！」「拼？你們人數那麼少，又沒錢，平均起來沒受多少教育，武器和科學都在白人手裏，你們拼些什麼？」方才他沉思時臉部和胸脯肩頭的柔和線美，似乎都在那一剎那消逝無踪，懾住我的是化痛苦與癡惡交織成的目光：「不一定要贏，大家同歸於盡也行，拼一個算一個！」他那天大概也只是一時有感而發，因為平時倒也安份守己的。前些日子康南耳大學事件黑學生持槍出入，報上照片殺氣凜凜；見着怵目，我尤驚心，因為每想起黑人問題，耳際便不免迴想起他那「與汝偕亡」式的句子。最近種族問題漸有蔓延到整個美國少數（民族）羣（社會學上 Minority group）之勢；以黑人為主，此外是些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也有極少數華人子弟。華僑茹辛忍辱來維持的不犯罪紀錄自然被打破了。黑人在學校中的影響力，至少他們的發言權，確是一直在增加；許多大學都已應學生（有時包括一些有正義感的白學生）要求，增開了一些黑美或非美課程。

這回哈佛事件，以 SDS 為首的學生在鬧事之前對學校提出的六點要求，其中有三點是關於哈佛附近住家的處置問題。這是我來美之後發現此邦教育與國內完全不同之點。不論他們的教育家怎樣重視純學術研究，象牙塔外廣大羣衆們似乎從未被他們忽略過。大小各校本科開課固然儘量適合社會上的需要，此外更有種種 Program，或訓練專才。或補中途失學輟學者之不足，或給予